

悠悠岁月

刘雅峰

闲情偶记

高连春

二十元的债

“晚上七点要准时到酒店,今年的同学聚会,徐老师也参加。”春节前腊月二十七的下午,正在单位忙着赶写材料的我,忽然接到高中时班长的电话。徐老师是我们高一和高二第一学期的班主任,教我们物理课。想来,他教我们班时也是从师院毕业刚做一年教师,比我们大不了几岁。他说话温和,待人亲切,既关心我们的学习,也关心我们的生活,和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,在我们那一届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。但徐老师对我却更有一番深情。

那是高二的第二学期,我清楚地记得是春节开学后不久,我第一次回家。上高中时,学校在县城,我家在乡下,两者相距有十多公里。我在学校住宿,平时吃馒头、喝面汤,均是从家里带麦子换粮票购买,而买菜必须用现金兑换菜票购买。当时,我有个特点,就是不到真正没有钱买不到菜票的时候绝不回家。我记忆中有好几次是身上不足一元钱时才回家的。当然,这次回家主要目的还是要钱。虽然是春天,但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公路上还是感到冷飕飕的。

回到家里,就见到娘一个人。她看到我,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喜悦,只是淡淡地说一句:“涛回来啦。”“嗯。”我随便答应一声,又简单地问了一下家里的情况。停了大约两分钟,我便不好意思地对娘说:“身上没钱了,想要些钱。”听了我的话,娘的脸色看起来很难为情。我想家里肯定也没钱了。“家里也没钱……”娘喃喃地终于开口了。果然不出所料。当时听了娘的话,我很难过,由于年龄小,也没有给娘好脸色看,便大声地发了几句牢骚:“又是没钱,这学我不上……”听了我的话,娘当时脸色青青的,没有任何表情,她看着我愣了一下神,便说:“你等会吧,我去借。”说着便讪讪地出了家门。

大约两刻钟,娘回来了,手上空空的,脸色很难看。我知道娘今天肯定碰了壁,便气呼呼地说:“娘,我走了,去学校。”说着,我推起自行车就向院外走。娘忽然说:“等一下。”说着她便回到堂屋里去了,不到一分钟又冲了出来。“这是四十块钱,是你姥姥给我的。”娘说。看着娘捏钱的手青筋凸出瘦骨嶙峋,我愣在那儿没有去接,抬头仔细地看了看娘的脸,瘦瘦的青灰色的脸上镌刻着一道道皱纹,零乱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,她那时已患病好几年了,我知道那时的家境,爹是

拿不出钱来给娘看病的,这钱肯定是姥姥给我娘瞧病买药的钱。看着娘憔悴的面容,我鼻子一酸,便轻轻地对娘说:“娘,我走了,没事的。”在我推着自行车出门的一瞬间,我回头发现娘在擦眼睛。

走出家门,我已泪流满面,心中充满了心酸、无助和埋怨……我一面骑车,一面抹泪,那次回家是我唯一一次没有在家吃午饭,饿着肚子又骑了十多公里路回到了学校。在寝室里我睡了一个下午,心情糟糕透了,晚饭也没有吃。

晚上,我鼓了很大的勇气来到了徐老师的住处,嗫嚅着说:“徐老师,我想借点钱。”“借多少?”徐老师慈祥地问。我不敢借多,便说借二十元。徐老师听了微笑着将钱递给了我,并说了几句勉励的话。后来这二十元钱成了我三个星期的菜钱。但一学年过去了,我没有还徐老师钱,两个学年过去了,我还是没有还徐老师钱,直到高中毕业,这钱也没还上。后来参加了工作,有了工资,有次我郑重地向徐老师说起这事,徐老师笑了笑说:“有这事吗?我怎么没有任何印象。”怎么能忘了呢?徐老师是不想让我回忆那时痛苦的心绪罢了。

欠徐老师二十元的债也早已转化为更为深刻的师生感情。的确,徐老师是我敬爱的老师,但更是无微不至关怀我的兄长。我结婚、生子徐老师均来亲自道贺。

日月翻转,物是人非;抚今追昔,涕泪横生。这件事过去二十年了,区区二十元钱,早已不是能够触及心灵的事了,但每每想起便禁不住流泪。它使我过早地明白了很多世事的道理。世态炎凉,人间情暖,别人是从书本里了解到的,而我是用脆弱的内心体会、感觉出来的。生活中那些精通世故的人所做的精通世故的事将永远警醒着我,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才有意义和价值;生命中那些触发心灵的亲人、师长和朋友也将会永远提示着我一个人应该怎样知恩感恩、回报别人的恩泽。每每回忆往事,那些感动我内心的真挚亲情、友情的事情,其细节仍是那样的清晰,那样的细腻动人,令我不能忘怀。

我欠徐老师这二十元钱,定是要用一生真情去偿还的。但娘对我的爱,这一生一世也还不上。去年夏,娘去世了,我未能实现自己的诺言,让母亲享受到我的孝心。现在想来,心痛不已。

又见当年“老八路”

“老八路”是我对一等伤残军人陈兰君的尊称。陈老出生于1930年,9岁便跟随彭雪枫当起了儿童团团长,11岁参加革命,在新四军、八路军的队伍里茁壮成长,16岁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场上,身为医务人员的陈兰君同志,出生入死,先后多次身负重伤。目前他是商丘市唯一健在的一等伤残军人。

我与陈老结识于上世纪80年代,当时我还在驻地部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,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得知了陈兰君同志身残志坚,以惊人的毅力战胜病魔,告别轮椅后又开办诊所,为社会做贡献,并且几年间为军烈属及复员军人免费服务5000多人次的事迹。凭借多年的宣传“嗅觉”,我判定“有戏”,于是便带人前去采访。得到第一手材料后,我加班赶写了《办诊所方便军烈属 尽义务甘愿不赚钱》的稿件,先后被军内外好几家新闻单位采用。

斗转星移,几年后,我转业回到地方,由于多种原因,我和陈老失去了联系。可陈老的光辉形象一直矗立在我心中。

沐浴着三月的春风,全国再次掀起了学雷锋高潮。今年年初,我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20年前的报纸剪贴,如获至宝一般。看到陈老的事迹材料,心中陡然有种“得来全不费工夫”的感觉。于是,请“活雷锋”现身说法便列入了“议事日程”。

可是,当我登门拜访——来到20年前陈老居住的家时,房东却说此房他购买已久,问起陈老的去处时也说不知道。我又到当年陈老开诊所的地方查询,同样失望而归……苍天不负有心人,几经周折,我终于找到了陈老的联系电话。一番问候之后,我向陈老道出实情,陈老本打算前往武汉停留一段,接到我的邀请后临时改变计划,一口答应“坚决完成任务”。

每周五是我们的“法定学习日”,考虑到陈老年事已高,我们约定只讲一个小时,可陈老从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的多么不易,讲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应去珍惜,不知不觉,两个小时已经过去,可陈老依然沉浸在激动之中……满头白发的陈老如同诗人一般,一字一句地诵读起专门为我们赶写的一首打油诗,题目叫《献给交警》:为民指航向,历久不迷茫,沸腾一腔血,任凭风浪狂,守护要道口,无暇顾高堂,目视法定线,胸中有太阳。

穿过硝烟,穿过花丛。陈老绘声绘色的讲授,如春风、似春雨,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。随着照相机的“咔嚓”声,留下了我们与陈老珍贵的合影。原计划的“答谢宴”,被陈老推得无踪无影。

当年的“老八路”,而今的“活雷锋”,陈老虽已年过八旬,可他伟岸的身躯如同他的性格一样,傲然屹立,昂首挺胸!陈老,愿您生活更愉快,愿您晚年更幸福!

诗风词韵

“文化愚公” 谢信民

若谷

3月10日,同几位文友拜谒汤王庙。闻此庙为农民企业家谢信民出资数百万元所建,感奋不已,夜不能寐,遂成小诗,为之鼓舞。

睢阳有个坞墙镇,
镇里有个南亳村,
村庄不俗出“愚公”,
“愚公”便是谢信民。

怀揣致富梦,
多年苦打拼,
先后办起几个厂,
阖家有了聚宝盆。

没想品美酒,
没想尝山珍,
没想建豪宅,
没想逛桂林。

两眼紧盯南亳村,
梦里几回回国君。
成汤立商载史册,
执政情浓系黎民。

成汤贵有精气神,
都毫遗存意义深,
古代文明当传承,
男儿有志敢拿云。

积蓄倾囊出,
卖厂换现金,
数年建成汤王庙,
两鬓白发添多根。

巍巍王庙蕴古韵,
配套设施待跟进。
举家合力挑重担,
万众争传谢信民。

春雾

张伟业

前日,一场薄雾笼罩
商丘古城,初升的太阳在
浅雾中时隐时现,云蒸霞蔚。
于是灵感突发,即赋诗一首记之。

春雾,
弥漫漫漫,朦朦胧胧。
透过浅雾,
我分明看到了天边的一缕霞光,
金灿灿的,
欲照欲强;
雾幔与霞光交替中,
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光影,
似水晶花开,
似新篁拂动,
似轻纱曼舞,
霞蔚云蒸,
一幅淡雅的水墨画,
如诗如梦;
于是我灵感突发,
迅速捕捉这美妙的一瞬;
仰望天穹,
慢慢欣赏着,
细细品味着;
我痴我醉……



说话间河通井里冒出了一股白气随风而逝,井水翻花的声音戛然而止,井中一根大木刚露出水面,水就静了下来。

行兴躁脚道:“井中的木料如何能提出来?大家都想想办法,把井中的木料提出来。”

慧明用尺子在井口边一量,惋惜地说:“这根正好做梁,可是如此大的木料在井中如何提出?”

众人扼腕叹息,纷纷抱怨行兴和尚不该胡言乱语。佛定微笑着对大伙说:“一切随缘。这怪不得行兴。千佛阁建设之日,就是圆梁出水之时。大家各安本分,佛祖自会保佑。”

香客对佛定敬服得五体投地。康熙对神秘的白云寺和佛法无边的佛定也产生了更多的好奇:在这千年古刹里,会藏着多少秘密呢?父皇也千里迢迢、跋山涉水而来,啊,连自己也来到白云寺,佛定如此高深莫测,真不愧是当朝名僧。

在千佛阁建设工地上,工匠们都在紧张



地刨木、量线、打榫、凿孔,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行兴自感罪孽深重,就自告奋勇地带人天天去寻找千佛阁的顶梁柱,佛定也不置可否。可是黄水常年泛滥的大河两岸一马平川,哪里能存活如此粗壮的参天大树呢?行兴一次次地寻找,又一次次地垂头丧气而归。

这日,黑和尚在睡佛山上静坐,为寻找顶梁柱而烦恼。突然间有人将他的双眼蒙住,黑和尚心里一惊,难道有劫匪绑票?就平静地笑道:“我一个念经修行的穷和尚,身无分文,这件破袈裟也不够给阁下打牙祭的。如果你乐意,我愿意和你们念一段佛经来共度美好时光。”

那人却装腔作势地说:“是吗?你白云寺中不是有尊价值连城的玉佛吗?你带我去偷,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,还给你娶上三五个老婆,让你一生逍遥快活个够。”

黑和尚猛地挣脱他的双手,原来是十多个陌生人,并不像是打家劫舍的匪徒。黑和尚知道他们在戏耍自己,就埋头读书,再也不理他们。不想这伙人齐刷刷地跪在黑和尚面前,只听一个公鸭嗓说:“行兴大师兄,我们这厢有礼了。”

黑和尚惊问道:“你们到底是什么人?怎么认识我?”

公鸭嗓说:“师兄,佛定的大徒弟是黑和尚行兴师傅,我等岂能不知道?我们是佛定长老度的居士,已放下屠刀,就想着来白云寺修成正果。请大师兄给帮个忙。”黑和尚问:“你们来白云寺要做什么?”

那公鸭嗓说:“我们考虑师父建千佛阁需要两根顶梁柱,就送了两根顶梁柱过来。现在大木已经停靠在听鱼码头了。”

黑和尚惊道:“雪中送炭啊。请!”

晨曦微露,康熙被一阵呼呼哈哈的喊声和棍棒碰撞声惊醒。康熙起身抽出宝剑,翻身落地。多年来康熙已养成了一个习惯,只要有些微的响声,他马上就会警觉地从床上一跃而起。透过门缝,只见寮房门外两个精壮僧人正用两节棍激烈对打。你来个白鹤亮翅,我来个黑虎掏心;你猛砸力压华山,我横拳力挺千斤;棍起处风起叶动,脚踏处尘土生烟,横扫千军;棍扫处,尖挑处杀机阵阵,看得人眼花撩乱。(18)